

# 胭脂 染帝业

下

端木摇◎著  
YanZhi RanDiYe

胭脂血，江山美人染传奇，  
旖旎色，血腥杀戮几时休？  
一场江山权势，  
美人红颜之间博弈……

帝业动荡，一夜之间，  
冷情女子沦为乱世枭雄争夺的绝艳玩偶，  
艰难地行走于权欲的刀尖，妩媚求生，  
五废五立，生死浮沉……

虐恋系掌门人端木摇  
年度最偏执的惊才绝艳力作  
最残酷的缠绵、最绝情的深情、最无望的真爱、最虐心的传奇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胭脂帝世

端木摇◎著

YanZhi RanDiY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上 部 步步惊心，寸寸销魂

- 【第一章】 红嫁衣，傀儡帝 \ 3
- 【第二章】 秦琵琶，悦君兮 \ 19
- 【第三章】 谋皇权，窃国者 \ 35
- 【第四章】 笑春风，惹情丝 \ 49
- 【第五章】 复尊位，夜妖娆 \ 65
- 【第六章】 情弦裂，惊心痛 \ 81
- 【第七章】 潋滟波，血色浓 \ 96
- 【第八章】 黑衣人，美人心 \ 111
- 【第九章】 心中刺，断情殇 \ 127
- 【第十章】 成疯魔，身心裂 \ 143
- 【第十一章】 醉朦胧，情难禁 \ 160
- 【第十二章】 缱绻时，绵绵意 \ 176
- 【第十三章】 苦肉计，亡命徒 \ 191
- 【第十四章】 寒天雪，蛇蝎心 \ 207
- 【第十五章】 定盟约，逍遥散 \ 222
- 【第十六章】 藏娇娥，金屋痛 \ 236
- 【第十七章】 毒杀令，刀锋凛 \ 251
- 【第十八章】 假遗诏，绝情义 \ 266
- 【第十九章】 图帝业，传噩耗 \ 281
- 【第二十章】 活死人，江山祭 \ 295

## 下 部 步步情殇，寸寸相思

- 【第一章】 献良计，攻心战 \ 311
- 【第二章】 云中香，玉龙环 \ 325
- 【第三章】 心思巧，心成灰 \ 341
- 【第四章】 真面目，美人逝 \ 356
- 【第五章】 寒风凛，猛虎斗 \ 368
- 【第六章】 刀光寒，妖且闲 \ 381
- 【第七章】 相思弦，无断绝 \ 395
- 【第八章】 难抉择，登帝位 \ 408
- 【第九章】 置死地，而后生 \ 422
- 【第十章】 月如霜，情缱绻 \ 434
- 【第十一章】 恩情绝，心已死 \ 448
- 【第十二章】 汉宫恨，珍珠红 \ 462
- 【第十三章】 片片血，寸寸殇 \ 476
- 【第十四章】 伤与悲，痛与恨 \ 491
- 【第十五章】 与君绝，旖旎色 \ 503
- 【第十六章】 似无情，永不负 \ 515
- 【第十七章】 废正妻，明珠黯 \ 529
- 【第十八章】 雪中痛，绿芜殿 \ 541
- 【第十九章】 黑玉珠，心相印 \ 559
- 【第二十章】 赵国立，帝后情 \ 577
- 【后 记】 谁曾记如霜明月 \ 596



## 下部 步步情殇，寸寸相思



落花三千 相思漫长 谁惜流年

似雾非雾 似烟非烟 心有相思弦

琴弦断了 苍天老了 谁曾记如霜明月

情如流云 爱如飞花 相思不断绝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谁思念 朝朝暮暮 谁相伴到老

琴弦断了 苍天老了 谁曾记如霜明月

情如流云 爱如飞花 相思不断绝

落花三千 相思漫长 谁惜流年

似雾非雾 似烟非烟 心有相思弦

琴弦断了 苍天老了 谁曾记如霜明月

情如朝露 爱如短歌 相思有断绝

暮色斜阳 浮光漫长 如何怜惜

似浓非浓 似淡非淡 如何携手言爱

——《相思》（端木摇赋词）



# 第一章 献良计， 攻心战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五月，我从华林园离开洛阳，前往并州。

强行带我走的，是刘曜。

那日，在太极殿见过司马炽后，我去华林园散心，遇到刘曜。

与其说遇到，不如说他在那儿等我。因为，他知道我经常来此散心。

他缓缓转身，阴影罩着他的脸，晦暗不明，但我还是认出来了，他是刘曜。

我让碧浅下去等候，静静地站在屋中，等他开口。

他缓步走来，站定在我面前，伸臂，慢慢地拥我入怀。我没有动弹，他的胸膛炽热烫人，就算我多么不愿，也不好明着挣脱。

匈奴人就是这么霸道、强势，容不得人抗拒！

“容儿……”他摩挲着我的背，抱得越来越紧，好像要勒断我的身骨。

“我喘不过气。”我轻微地挣了挣。

刘曜松开我，在下一刻吸住我的唇，如痴如醉地吻我。

我连忙道：“司马衷驾崩不久，我不想这样……”

他陡然停下来，静了半晌才道：“好，我就尊重一下已死之人。”

话落，他拉着我坐在案上，将我抱在怀中，抱得死紧。

这次，他的言行有点怪异，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你丢下军务来洛阳看我，不要紧吗？”

“主帅不能离营，群龙不能无首。”刘曜语音低沉，“但是，我放不下你。”

不知道为什么他时隔多年还对我念念不忘，难道他和刘聪一样，喜欢我，非要娶我不可？

我莞尔道：“你从哪里来？”

他细细地抚触我的眉眼：“并州，你的眼疾痊愈了吗？”

心中一顿，我道：“痊愈了。”

看来陈永知道我很多事，只是我无法断定，刘曜知道刘聪来找过我吗？

如果刘曜知道我刘聪之间的事，他应该会问我，如果没有问，那就说明他还不知道。

这么想着，我略略放心。

“司马衷已驾崩，容儿，你有什么打算？”刘曜眸中的色泽越来越浓，是那种危险的欲色。

“我是司马炽御尊的惠皇后，还能有什么打算？”心中一紧，我暗自思量，他为什么这么问？

“眼下你是守寡的皇后，与其留在洛阳，不如随我走，嗯？”

他的眸光温和平静，但我知道，一旦我说出拒绝的话，他就会立即翻脸不认人。

我斟酌再三，清柔道：“我在宫中无缘无故地失踪，会惹人怀疑。”

刘曜的脸孔平静得奇异，“你非要遵行三年之期的约定吗？”

我反问道：“这不是当初的约定吗？我喜欢守诺，也希望别人守诺，我不喜欢不守信的人。”

他不再说什么，过了片刻，突然，后颈一痛，头很晕，我陷入了黑暗之中。

醒来时已经在疾驰的骏马上，他拥着我策马疾奔，赶回并州。

他说，碧浅自行回宫了，陈永会保护她；而且，碧浅会对外宣布，惠皇后旧疾复发，必须遵医静养，因此，关闭弘训宫宫门，不让任何人出入。

事已至此，我无话可说。司马衷驾崩，表哥死了，刘曜知道我没有了牵挂，就为我打点好一切，带我离开洛阳。

他也知道，不硬着来，我绝不会轻易跟他走。

没多久，我们就抵达汉军驻营地。他统领八万汉军，奉汉王刘渊之命攻打晋阳。

并州大部分地区已是汉国属地，由匈奴人统辖，然而，年初，东海王司马越命刘琨为新一任的并州刺史，让他掌管一方军政。晋阳历经多年战乱，已是一座尸骨累累的空城，刘琨到任后，安抚流民，鼓励耕植，加强军事防御，短短几个月，竟然让晋阳焕发生机。

眼见如此，汉王刘渊就派刘曜转攻晋阳。

汉军营地在一个距离晋阳数十里的乡野村落，村落人去楼空，只剩下破落的农房和茅草屋，正好作为营地。其中比较完好的一间农房作为议事之用，另一间农房作为刘曜的卧寝。

他没有给我安排另外的卧寝，当夜，他和几个部将商议夺城之策，我一人待在房中，坐着坐着就睡着了，直到他进房才惊醒。

“乏了就先睡，不要等我。”刘曜抱起我，让我躺好，我惊得立即坐起身。

“这是主帅的卧寝，有女子出入，总归不好。”我审视着他的神色，“不如给我安排另一间房。”

“没有多余的农房和帐篷。”烛火昏红，映照出他脸上满满的倦色，“军中都是男儿，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待着。对了，我给你准备了几身男袍，明日你就穿上。”

“这也好，可是……”

他快速地脱衣，我还没想好应对之策，他已经上床揽着我睡下。

这木板床虽然可以容纳两个人，却也不大，我只能缩在他的怀中。

还好，担心的事没有发生，或许是他累了。而我也困了，很快就沉沉地睡了，一觉到天亮。

鼻子很痒，脸颊很痒，下颌很痒，越挠越痒，我清醒过来，睁开眼，才发现是刘曜拿着我一绺青丝捉弄我。我佯装发怒，打他，他捉住我的手，凝视我。

他的胸膛越来越烫，他的鼻息越来越急促，他的眸色越来越暗沉，我暗道糟糕，正想推他，他适时地放开我，黑眸盈满了笑意，“从今往后，每日睁开眼，就能看见你。容儿，这一生，我再无所求。”

我笑：“那容儿服侍将军穿衣。”

刘曜起身，我为他穿上衣袍，他突然一臂揽着我的腰，一手捏住我下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贤妻，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眨眸一笑，“将军不要忘了，我可是有要求的。”

他朗声笑起来，“我自然不会忘，待我功成名就的那一日，我就明媒正娶把你娶进门。”

“那就拭目以待咯，不过……”

“不过什么？”

“将军应该早已成家立室，在你府中，应该妻妾成群、美人环绕。”我巧笑道，“你如何娶我？”

“我自有法子，这些你不必操心。”刘曜将我的头轻按在他胸前，仿佛我是他此生此世最爱的女子，“你只需乖乖地留在我身边，假以时日，我会尽平生之力给你想要的一切。”

“谢将军。”

这日，我在营地四处看看，他调派了两个亲卫保护我。

汉军士兵大多是汉化的匈奴人，保留了祖先骁勇善战的体魄与气概。我以为匈奴男人都是桀骜不驯的粗汉子，很难管制，汉军军纪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却没想到，刘曜统帅的这八万汉军军纪严明，军容严整，实力不容小觑。

一座座营帐井然有序，旗帜迎风飘飞，整个营地静谧得好像空无一人，却令人肃然，无端地觉得害怕，好像每个士兵都可以随时手持枪戟冲锋陷阵。

步行在这些凶悍的匈奴士兵中，或凛冽、或冷酷的目光扫射而来，令人毛骨悚然。

这里蕴藏着最严酷的杀气，这里潜藏着最残酷的杀戮，巡守的士兵面无表情地走过，操练的士兵发出一阵阵的吼声；热血，厮杀，金戈，铁马，一旦身临其境，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敌我双方对阵时最惨烈的一幕幕。

看来，刘曜治军很有一套，是一个颇有头脑的将帅。

我亲自为他洗衣，来到附近的一条小溪，趁机察看四周的环境与出入军营的要道。

这夜，他仍然很晚才回来，想必这两日正与部将商讨进攻晋阳城的妙计，无暇管我。

我为他宽衣解带，他握住我的手，问：“你为我洗衣？”

“我闲来无事嘛，反正我自己的衣袍也要洗。”

“容儿，你是否已将我当做夫君？”刘曜的黑眸溢出笑意，虽有调侃的意思，却也期待我的回答。

“将军以为呢？”我盈盈一笑。

他愉悦地笑了，抱着我，同眠共枕。

天亮后，他带我游览附近的风光。两个亲卫远远地跟在后面，我们共乘一骑，时而疾驰如飞，时而慢悠悠地闲逛。虽然附近的风光并不怎么样，田野荒芜，林木稀疏，路有白森森的尸骨，村落里不见人影，只闻犬吠声。

五月，正是林木葱郁、百花盛开、乡野缤纷的时节，触目却是这种萧条凄凉的光景，令人唏嘘。

这就是战乱肆虐过的民间，这就是乱世景象。

骑马跃上一处略高的山坡，望得见远处那座看来生机盎然的城郭。

“那就是晋阳城。”刘曜指着那城郭，好像在垂涎一块肥肉。

“看来刘琨颇有才干。”我暗自琢磨着，心中忽有一计，“你和部将打算如何夺城？”

“晋阳城久攻不下，军心有点浮动。”他眉头略蹙，“我想速战速决，可惜刘琨的防守很厉害。”

“夜袭过吗？”

“夜袭？”他忽然笑起来，“夜袭，可以一试。”

“夜袭，打他个措手不及，兴许可以攻下晋阳城。”

刘曜转过我的脸，含笑赞道：“容儿，你真聪明。”

我狡黠一笑，“我为你献计，你如何奖赏我呢？”

他靠近我的唇，沉沉的声音无比的诱人，“今晚好好奖赏你，以身相许，如何？”

我别开脸，“不正经。”

他纵声大笑，爽朗的笑声传荡开去，随风飘远。

这夜，刘曜麾下两名副将率领三万汉军夜袭晋阳城，他坐镇营地，以防有变。

子时，那三万汉军想必开始攻城了，他突然回来，对我说，要亲自率领五千铁骑驰援。

我心头一喜，道：“我为你更衣。”

穿上贴身单衣，披上战甲，戴上头盔，铁甲光寒，触之手冷，令人想起那战场上的铁血与无情。我为他穿戴完毕，忽然发现，戎装的刘曜更显得魁梧挺拔，身强力壮，器宇轩昂，别有一番英雄的豪迈气概与统帅的慑人气度。

我担忧地看他，“刀剑无眼，你务必小心。我等你回来，你要好好的，不能少一根毫毛。”

刘曜温热的掌心贴着我的腮，笑道：“容儿，想看看夜袭是怎样的吗？我带你去看看我的部将、士兵是如何攻城略地的，看看他们的骁勇、无敌。”

“我一介女流，不好随军出征吧，假如被人发现，那你的部下会不会觉得你视征战为儿戏，竟然带着一个女子……”我犹豫道，心往下坠。

“谁胆敢说三道四？不要命了是不是？”他不羁道，“你放心，没有人敢说半个字。”

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让我见识那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还是提防我在他出征的时候逃跑。

的确，我想在他出征的时候逃跑，我之前的一言一行，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伪装的，迷惑他，让他放松警惕，我就可以伺机逃走。

可惜，这个逃走的良机被他毁了。

我随他赶往晋阳，被他抱在身前，因为他担心我不会骑马夜行。

确实如此，在黑暗中策马疾驰，我不敢，也不会。

在那处山坡上，五千铁骑静候待命，五月郁蒸，高旷的夜幕上嵌着的那弯弦月却那么冰冷，夜风呼呼掠过。

我们望向晋阳城，城门上空，火光冲天，熊熊地燃烧，浓烟升腾，龙飞凤舞似的扶摇直上。

远处隐隐传来喊杀声、刀剑声、哀嚎声，越传越远，即使隔得很远，我也觉得那厮杀的场面必定万分悲壮。

可以想象，城门下，正发生着一场血腥、残酷的攻城之战。生命是那么坚强，又是那么脆弱，眨眼间就被长戟刺死，被火海吞没。可以想象，鲜血淋漓，断臂残肢堆积在铁骑下，任人践踏。可以想象那杀戮、争锋是何等的激烈、惨烈，即使每个士兵预料到自己的死亡，也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谁更勇猛，谁更无情，谁更残暴，谁就是强者。

这就是，成王败寇。

突然，杀戮的喧嚣声中夹杂着一缕胡笳的音律，一圈圈地传荡开去，忧伤，凄凉，悲怆。

这是怎么回事？

“刘琨好计谋。”刘曜沉声道，“这是草原上流传千里的歌谣，本是全家团圆欢乐之曲，刘琨却让人吹得这么悲凉。”

“这计谋就是‘四面楚歌’。”我道，刘琨果然不是有勇无谋的武夫，“用胡笳吹奏匈奴草原的曲子，勾起匈奴士兵的思乡之情，如此一来，夜袭的匈奴汉军就军心自溃，晋阳城也就守住了。”

他派人去前方传令，今夜撤兵。

我应该再献一计，赢得他的信任。

夜袭之后，汉军中有一些人思乡情切，有点军心涣散，刘曜命部将去开导他们，重振士气。

这夜，他和部将在商议对策，我想进去，门口的侍卫拦住了我，说闲人勿进。

不得已，我扬声叫了一声“将军”，片刻后，屋中传出一个沉厚的声音：“进来。”

我步入议事房，五个浓眉粗眼的部将齐刷刷地看我，憋着笑，还不忘促狭地看看刘曜。

刘曜怒瞪他们一眼，缓声问我：“有什么事吗？”

被这么五个三大五粗的匈奴男人盯着瞧，还真是不自在，我道：“我有一计，可让晋阳城守军军心涣散。”

“嫂子有什么妙计，不妨说出来，我们一起参详参详。”一个部将豪爽道。

“是啊，嫂子就说吧，不必拘泥。”又一个部将催促道。

刘曜点头应允，我扫了他们一眼，莞尔道：“既然刘琨送我们一曲，那我们就该回礼。再攻城一次，速战速决。”

五个部将异口同声地问：“为什么？”

我迎上刘曜不解的目光，“此战只是佯攻，目的在于抬回晋阳城守军的尸首，次日，我们将敌军的尸首用牛车送回晋阳城，还给刘琨。”

部将们纷纷击掌赞好，“妙计啊，免死狐悲，看着昔日同袍战死，尸首被敌军送回来，他们就会想到自己很快也会战死。”

刘曜道：“的确是妙计，传令下去，明日午时攻城。”

话落，他牵着我的手回到卧寝，忽然紧紧抱住了我。

我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闷声问：“怎么了？”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我还没嫁给你呢，等你功成名就的那一日，我才是你的妻子。”

“有你在我身边出谋献策，那一日很快就会到来。”刘曜抱我上床，撑起身子，定定地俯视我，眸光闪闪。

“怎么这么看着我？”我研究着他的神色，他很开心，眉宇间皆是赞赏。

“容儿，你知道吗？我爱你，很爱很爱你。”他将我的手放在他的心口，“我对你的爱，你能感受到吗？”

我被他的话震惊得愣愣的，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反应。

他为什么爱我？我真的不明白。

刘曜坠入了多年前的回忆，“那年，我们在泰山南城的郊野相遇，我被人追杀，只能强迫你与我欢好，才躲过那些人的追捕。我以为你会哭哭啼啼地骂我、要死要活地要我负责，然而，你不是那种平凡的女子，你冷静得不可思议，言辞犀利，让我刮目相看。你要我娶你，却不是祈求我，甚至说我没资格娶你。”

是啊，当年我十六岁，到了出嫁的年纪，我早就决定，如果要嫁，也要嫁一个出身显贵、才智卓绝的男子，将我羊家拯救出来。若是门户低下、资质平庸之辈，就会仰羊家与父亲的鼻息，我宁愿不嫁。

他微微一笑，接着道：“那时，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是我刘曜想要的女子。可惜，当时我是亡命之徒，没有显赫的家世，什么都没有，你的要求让我自惭形秽。那夜离开你以后，我总是想起你的话、你的音容笑貌，我忘不了你，我想娶你……可是，我没有本事娶你，因此，我拖了三年才去找你。”

听着他倾诉衷肠，我忽然间觉得，也许，那年、那夜的纠缠，注定了我与无法分解的缘，也注定了我逃不过上苍的安排。

“容儿，你冷静聪慧，胆识智谋皆有过人之处，柔媚坚强，软骨与傲骨兼而有

之，比一般的闺阁女子更值得世间男子疼惜。”刘曜的黑眸熠熠闪亮，显露了掠夺的本性，“此生此世，你是我的了。”

“我真有这么好吗？”心中很苦涩，这就是他眼中的我。

“世间所有女子，都不及你。”

“你的妻妾都不及我？”我柔声笑问。

“不及你。”他郑重道，怜惜地轻触我的鬓首，“你始终在我的心中，我惦记你这么多年，怎么会爱上其他女子？谁也无法取代你！那些妻妾是父王为我挑选的，我无法拒绝才……”

“我明白，你不必多说。”我摸他的脸，“虽然如此，我还是要为司马衷守孝一年。”

“好，我答应你。对了，我让陈永把你珍视的东西送来，现在交给你。”说着，他从衣袍内拿出一个香囊，取出两枚玉诀和一枚玉刀。

我接过来，愣愣地看着，眉骨酸热。

母亲的遗物，司马衷的遗物，司马颖的遗物，都是我珍视的。

司马颖真的死了吗？

刘曜道：“离开洛阳的时候太匆忙，我就让陈永告诉碧浅，收拾一些衣物送过来，那包袱里都是你的东西。碧浅在洛阳很好，你不必担心。”

我“嗯”了一声，紧握着三枚玉器。

他握着我的手，抚触那枚玉刀，“这三枚玉器都是珍稀之物，也是你珍视的心爱之物，不过，往后有我在你身边，你不会再有遗憾。”

我舒眉一笑，将三枚玉器收好，重新躺好。

刘曜信誓旦旦，没有强迫我，只是与我同床而眠。

只是，我不知道，当他发现我这只缓兵之计，会不会雷霆震怒？会不会恨不得杀了我？

两万汉军攻晋阳城，带回百余具敌军尸首，次日，刘曜派部将亲自将尸首运送到晋阳城门外。

据说，晋阳守军的军心开始浮动。我对他说，再过两日，便可夜袭强攻。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汉王刘渊突然派人传来旨意，召刘曜立即回京都。

迫不得已，他将军务交给副将，带着我和六个亲卫疾驰回汉国京都——黎亭。

我逃跑的计策再一次变成泡影，只能另觅良机。

刘曜想让我住进将军府，我婉言拒绝，声称我不想一进府就被他的妻妾联合起

来欺负，更不想和那么多人打交道，只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他没有强求，找了一座小苑让我暂住。

不知道是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还是天生的警觉，他在小苑安排了十几个侍卫，相当于软禁了我。就连下人也时刻盯着我，不过服侍我的两个侍女年纪不大，也没什么心机城府，娇憨可爱。

那年被刘聪带回离石，也是这般光景，被藏在别苑，见不得光。

这对同族兄弟可真有趣，喜欢同一个女子，做一样的事。

刘渊召刘曜回来，是因为他的小儿子得了一种怪病，大夫说回天乏术，准备后事为妙。小儿子见了父亲最后一面就过世了。

我看得出来，刘曜的丧子之痛很沉重，虽然不是自己所爱的女子生的，但小儿子才三岁，毕竟可怜。

丧礼上，我没有出现，也没有资格出现。我想起曾经在我腹中孕育的孩子，不禁惆怅起来。

上一次，被刘聪掳来，这一次，被刘曜掳来，为什么我总是无力反抗？

刘聪说爱我，刘曜也说爱我，这对同族兄弟都非要娶我，可是我对他们没有情意，我心中只有司马颖一人。无论如何，我必须寻机逃走，逃得远远的。

本以为刘曜会留宿在府中，没想到他来别苑了。

丧子之痛令他眉头不展，脸上布满了浓浓的倦色。他坐在床上，伏在我肩头，不发一言。

我想安慰他，可是又觉得此时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良久，他低声道：“容儿，我不是个好父亲。”

“这不是你的错，生死有命，还是节哀顺变吧。”

“他还那么小，就要经受病痛的折磨……你知道吗？从他出世，我就很少抱他，这两年在远征，他很少见到我……当他无辜地看着我，说不痛的时候，我很惭愧、很懊悔……我觉得他很可怜，觉得自己很可恶，不配当他的父亲。”他哽咽道，浓浓的鼻音暴露了他的悲痛。

“那以后你要当个好父亲。”

刘曜不再说话，但我知道，他在擦泪。

过了半晌，越来越觉得喘不过气，他太重了，我拍拍他，“早点歇着吧。”

躺下来，他一如既往地抱着我，“容儿，为我生孩子吧，我会当个好父亲，让孩子健康平安地长大，我要把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他。”

我柔声道：“好，等我成为你的妻子，我就为你生孩子。”

然后，他安心地睡了。

丧事后，刘渊在王宫设宴，为这个义子接风洗尘。

这日午时刚过，白露和银霜命人撤下午膳，外面就有几个男子大摇大摆地闯进来。

几个侍卫拦住他们，其中一个浓眉虎眼的壮汉道：“我是大王子，是刘曜的大哥，都给我让开。”

侍卫将信将疑，其他四个男子都说，这就是大王子，还说他们几个都是刘曜的好兄弟。

刘渊的长子叫做刘和，和刘聪有两分相似，下巴长着密密匝匝的一撮卷胡须，看起来挺老成的。他对侍卫解释道：“我们兄弟几个听闻刘曜在这里藏了一个女人，就来瞧瞧那弟妹是不是长得倾国倾城，把他迷成那样。”

其他人跟着附和，说一定要看看嫂子。

我心中奇怪，他们为什么知道刘曜金屋藏娇？是谁泄露出去的？

刘曜的兄弟都知道了，那么刘聪一定也会知道。可是，他没有跟来。

“嫂子……嫂子……”几个男子在外面叫着，嘻嘻哈哈，豪爽地大笑。

“夫人不要出去，大王子和这些人都不正经。”白露往外看了两眼。

“奴婢听说，大王子最喜欢美人了。”银霜神秘道，“而且，大王子府中有好多妙龄女子呢。”

我望见了刘和，的确，他那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神情，颇有几分风流的秉性。

刘和笑眯眯道：“既然弟妹不出来，我们就进去瞧瞧。”

另一人道：“可惜，四王子有要事在身，不能亲眼目睹美人的风姿。”

众人哈哈大笑，向大堂走来。

我迈步出去，盈盈地站在堂前，笑看着他们。他们止步在前，一个个目光闪烁，流露出惊叹、艳羡之色，我知道，我的容貌没有让他们失望。

刘和的面色恢复如常，抱拳笑道：“弟妹生得美艳，倾国倾城，是我等唐突了佳人，弟妹不要见怪才好。”

“大王子美誉，小女子愧不敢当。”我轻柔道，“若大王子不嫌弃，不如进屋喝一杯茶。”

“如此甚好。”他迫不及待地应了。

五个男子涌进大堂，推推攘攘，闹了一阵才坐下来。

白露、银霜连忙去沏茶，我则站在一旁，垂首而立，浅浅笑着。

他们一直打量着我，窃窃私语，刘和的目光肆无忌惮，最为直露，好像我是一只小白兔，而他是一个追赶而至的猎人。

突然，门槛处多了一个人，众人纷纷望过去，我立即迎上去，挽着他的手臂，“将军。”

刘曜拍拍我的手，携着我走进来，对刘和颇为恭敬，“大王子。”

刘和并无多少尴尬，冠冕堂皇道：“五弟，听闻你回来后新置了一处别苑，居然不告诉我们，不够兄弟啊。你竟然在别苑金屋藏娇，更不够意思了。”

其他人附和道：“就是嘛，藏了这么一个美娇娘，担心被人抢了不成？”

“诸位误会了，是我喜欢清静，将军才将我安置在这里。”我柔声解释。

“你先回房歇着。”刘曜低声道。

我向他们点点头，退出大堂，听到刘和问道：“五弟，这美娇娘是从哪里得来的？”

白露、银霜陪我回房，白露气愤道：“这些个男人，好像一辈子没见过美人似的，一个劲儿地瞧夫人。”

银霜也忿忿然，“就是嘛，尤其是大王子，好像要把夫人生吞活剥了。夫人，以后不要和大王子多有接触，大王子经常调戏良家妇女，凡是他看中的，没有哪个女子逃得掉的。”

我惊讶，“大王子这般好色？”

白露道：“可不是？大王子好色，无人不晓。”

我勾唇冷笑，半晌才道：“今日不是要进宫赴宴吗？”

银霜猛地想起来，“对对对，奴婢要为夫人打扮呢。”

“夫人，将军说了，要给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白露为我穿上一袭玉色衫裙，广袂削腰，飘逸如仙。

“夫人穿上这长裙真美，就像天上的仙女呢。”银霜啧啧赞道。

我没有搭腔，任由她们为我匀妆梳髻。

铜镜中的女子，面容柔媚，唇如花瓣，淡笑如兰。今夜，我就以这样的装扮陪同刘曜去王宫参加宴席，不管他的妻子的目光，不管旁人的说三道四，我只想，也许会在宴上与刘聪相遇。

其实，还是有点犹豫的，落在刘曜手中，总比落在刘聪手中强。

刘聪知道我跟了他的同族兄弟，一定会勃然大怒，兄弟争一女的戏码就会精彩上演。虽然这样一来会激怒刘聪，也许我还会遭受可怕的对待，可是，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两虎相斗，必有空隙，我就能找到机会逃走。

刘曜走进来，白露和银霜立即恭敬地站在一旁，“将军。”

他挥挥手，她们退出去，我站起身，看着他，脸上缀满了微笑。